

生活教育叢書之五

教學做合一討論集

陶行知遺著

方與嚴編

教育書店出版

聯營書店發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教學做合一討論集

陶行知遺著

方與嚴編

聯營書店發行

教育出版社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目次

上編——理論之敘述

教學做合一·····	二
在勞力上勞心·····	五
以教人者教己·····	八
行是知之始·····	一〇
教學做合一之教科書·····	三三
生活即教育·····	三三

下編——問題之討論

答操震球之問·····	三六
湘湖教學做討論會記·····	三七
答朱端琰之問·····	四六

上編

理論之敘述

教學做合一

「教學做合一」是曉莊的校訓，我們學校的基礎就是立在這五個字上，再也沒有一件事比明瞭這五個字還重要了。說來倒很奇怪，我在校從來沒有演講過這個題目，同志們也從沒有一個人對這五個字發生過疑問。大家都好像覺得這是我們曉莊的家常便飯，用不着多嘴饒舌了。可是我近來遇了兩件事，使我覺得同志中實在還有不明瞭校訓的意義的。一是看見一位指導員的教學做草案裏面把活動分成三方面，叫教的方面，學的方面，做的方面。這是教學做分家，不是教學做合一。二是看見一位同學在「鄉教叢訊」上發表的一篇關於曉莊小學的文章。在這篇文章裏，他說：「曉莊小學學生的課外作業就是農事教學做。」在教學做合一的學校的辭典裏並沒有「課外作業」。課外作業是生活與課程離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學做離婚之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創辦電影演員養成所，招生廣告上有採用「教」「學」「做」辦法字樣，當時我一見這張廣告，就覺得洪先生沒有十分瞭解教學做合一。倘使他真正瞭解，他必定要寫「教學做」辦法，決不會寫作「教」、「學」、「做」辦法。他的誤解和我上述的兩個誤解是相類的。我接連受了這兩次刺激，覺得非徹底的、源源本本的和大家討論明白，怕

要鬧出絕大的誤解。思想上發生誤解則實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這個題目來演講一次是萬不可少的。我自回國之後，看見國內學校裏先生只管教，學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認定有改革之必要。這種情形以大學爲最壞。導師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稱教授爲榮。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是拿知識來賑濟人的。我當時主張以教學法來替代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務會議席上辯論二小時，不能通過，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專修科主任名義。八年應「時報教育新思潮」主幹蔣夢麟先生之徵，撰「教學合一」一文，主張教的方法要根據學的方法。此時蘇州師範學校首先贊成採用教學法。繼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師範同事無暇堅持，我就把全部課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爲教學法。這是實現教學合一的起原。後來新學制頒布，我進一步主張：事怎樣做就怎樣學，怎樣學就怎樣教；教的法子要根據學的法子，學的法子要根據做的法子。這是民國十一年的事，教學做合一的理論已經成立了。但是教學做合一之名尙未出現。前年在南開大學演講時，我仍用教學合一之題，張伯苓先生擬改爲學做合一，我於是豁然貫通。直稱爲教學做合一。去年撰「中國師範教育建設論」時，即將教學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統之敘述。我現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組織起來作進一步的敘述。教學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們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學。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學的是學生。從先生對學生的關係說：做便是教；從學生對先生的關係說：做便是學。先

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爲教，學也不成爲學。從廣義的教育觀看先生與學生並沒有嚴格的區別。實際上，如果破除成見，六十歲的老翁可以跟六歲的兒童學好些事情。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是我們不知不覺中天天有的現象。因此教學做是合一的。因爲一個活動對事說是做；對己說是學；對人說是教。比如種田這件事是要在田裏做的，便須在田裏學，在田裏教。游水也是如此。游水是在水裏做的事，便須在水裏學，在水裏教。再進一步說，關於種稻的講解不是爲講解而講解，乃是爲種稻而講解；關於種稻的看書，不是爲看書而看書，乃是爲種稻而看書。想把種稻教得好，要講什麼話就講什麼話，要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我們不能說種稻是做，看書是學，講解是教。爲種稻而講解，講解也是做；爲種稻而看書，看書也是做。這是種稻的教學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學做都要如此方爲一貫。否則教自教，學自學，連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學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佔如此重要的位置，寶山縣立師範學校竟把教學做合一改爲做學教合一。這是格外有意思的。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

在勞力上勞心

昨天我講「教學做合一」的時候，曾經提及「做」是學之中心，可見做之重要。那末我們必須明白「做」是什麼，才能明白教學做合一。盲行盲動是做嗎？不是。胡思亂想是做嗎？不是。只有手到心到纔是真正的做。世界上有四種人：一種是勞心的人；一種是勞力的人；一種是勞心兼勞力的人；一種是在勞力上勞心的人。二元論的哲學把勞心和勞力的人分成兩個階級。勞心的專門在心上做工夫；勞力的專門在苦力上討生活。勞力的人只管悶起頭來幹；勞心的人只管閉起眼睛來想。勞力的人，便成了無所用心，受人制裁；勞心的便成了高等游民，愚弄無知：以致弄成「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現象。不但如此，勞力而不勞心，則一切動作都是囿於故常，不能開創新的途徑；勞心而不勞力，則一切思想難免玄之又玄，不能印證於經驗。勞力與勞心分家，則一切進步發明都是不可能了。所以單單勞力，單單勞心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須是在勞力上勞心。一次我和一位朋友討論本校主張在勞力上勞心，我的朋友說：你們是勞力與勞心並重嗎？我說：我們是主張在勞力上勞心，不是主張勞力與勞心並重。勞心與勞力並重，實在是以一人之身而分爲兩段：一段是勞心生活，一段

是勞力生活。這種人的心與力都是勞而沒有意識的。這種人的勞心或勞力都不能算是真正之做。真正之做只是在勞力上勞心，用心以制力。這樣做的人要用心思去指揮力量，使能輕重得宜，以明對象變化的道理。這種人能以人力勝天工。世界上一切發明都是從他那裏來的。他能改造世界，叫世界變色。我們中國所講的科學原理，古時有「致知在格物」一語。朱子用「在卽物而窮其理」來解釋，似乎是沒有毛病的了。但是王陽明跟着朱子的話進行便走入歧路。他叫錢友同格竹，格了三天，病了。他老先生便告奮勇，親自出馬去格竹，——卽竹而窮竹理——格了七天，格不出什麼道理來，也就病了。他不怪他自己格得不對，反而說天下之物本無可格，所能格的，只有自己的身心。他於是從格物跳到格心，中國的科學興趣的嫩芽便因此枯萎了。假使他老先生起初不是迷信朱子的呆板的卽物窮理而是運用心思指揮力量以求物之變化，那便不致於墮入迷途。在勞力上勞心，是一切發明之母。事事在勞力上勞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人人在勞力上勞心便可無廢人，便可無階級。征服天然勢力，創造大同社會是立在同一的哲學基礎上的。這個哲學的基礎便是「在勞力上勞心」。我們必須把人間

的勞心者、勞力者、勞心兼勞力者一齊化爲在勞力上勞心的人，然後萬物之真理乃可一一探獲，人間之階級乃可一一化除，而我們理想之極樂世界乃有實現之可能。這個擔子是要教師挑的。惟獨貫徹在勞力上勞心的教育纔能造就在勞力上勞心的人類，也

惟獨在勞力上勞心的人類纔能征服自然勢力，創造大同社會。最後，我想打一個預防針以免誤解。一次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你們在勞心上勞力的主張，我極端的贊成。」我說：「如果是在勞心上勞力，我便極端不贊成了。我們的主張是『在勞力上勞心』不是『在勞心上勞力』。」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

以教人者教己

「以教人者教己」是本校根本方法之一，我們也必須說得明白，方知它效用之大。昨天邵先生教納稅計算法，就是「以教人者教己」的例證。邵先生因為要教大家計算納稅，所以就搜集種種材料，並把這些材料融會貫通起來，然後和盤托出，教大家計算。他因為要教大家，所以先教自己。他是用教大家的材料教自己。他年年納稅，但是總沒有明白其中的內幕，今年為什麼就弄得這樣徹底明白呢？因為要教你們，所以他自已便不得不格外明白了。他從教納稅上學得的益處怕比學生要多得多哩。近來韓先生教武術，不是要一位同學發口令嗎？這便是以教人者教己。這位同學發口令時便是以同學教同學。因為要他發口令，所以他對於這套武術的步驟就格外明瞭。他在發口令上學，便是以教人者教己。第三中心小學潘先生是素來沒有學過園藝的。但是第三中心小學有園藝一門功課，他必得教。既然要教園藝，他對於園藝便要格外學得清楚些。他拿園藝教小學生的時候便是拿園藝來教他自己。我們從昨天起開始交際教學做。第一次輪流到的便是孫從真女士。今天有客來，便須由她招待。來賓到校必定要問許多問題，孫女士必須一一答覆。但她是一位新學生，對於學校的經過歷史，

現在狀況，及未來計畫都是沒有充分明瞭。因為要答覆來賓的問題，她必須預先把這些事情弄得十分明白，纔不致給來賓問倒。她答覆來賓的問題時，從廣義的教育看來，她便是在那兒教，來賓便是在那兒學。爲了要答覆來賓的問題，她自己就不得不先去弄得十分明白，這便是以教人者教己。我們平常看報，多半是隨隨便便的。假使我們要教小學生回家報告國家大事，那末，我們看報的時候，便不得不聚精會神了。我們這樣看報，比起尋常效率不知道要大得幾多倍哩。這便是藉着教小孩講國家大事來教自己明瞭國家大事。這便是以教人者教己。又比如鋤頭舞的歌詞是我做的，對於這套歌詞，諸位總以爲我做了之後便是十分明瞭了。其實不然。我拿這歌詞教燕子磯小學生時，方把它弄得十分明白。以前我可以說只有七八分明白，沒有十分明白。自己做的歌詞還要等到教人之後纔能十分明白，由此可見「以教人者教己」的效力之宏。從這些例證上，我們可以歸納出一條最重要的學理。這學理就是「爲學而學，不如爲教而學之親切。爲教而學必須設身處地，努力使人明白；既要努力使人明白，自己便自然而然的格外明白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五日

行是知之始

陽明先生說：「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為不對：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們先從小孩子說起。他起初必定是燙了手纔知道火是熱的；冰了手纔知道雪是冷的；吃過糖纔知道糖是甜的；碰過石頭纔知道石頭是硬的。太陽地裏晒過幾回；廚房裏燒飯時去過幾回；夏天的生活嘗過幾回；纔知道抽象的熱。雪菩薩做過幾次；霜風吹過幾次；冰淇淋吃過幾杯，纔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紅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過幾回，纔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鐵，碰着銅，碰着木頭，經過好幾回，才知道抽象的硬。纔燙了手又冰了臉，那末，冷與熱更能知道明白了。嘗過甘草接着吃了黃連，那末，甜與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頭之後就去拍棉花球，那末，硬與軟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種種，我們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佛蘭克林放了風箏纔知道電氣可以由一根線從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燒水，看見蒸汽推動壺蓋便知道蒸汽也能推動機器。加利里翁在畢撒斜塔上將輕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輕重之球是同時落地的。在這些科學發明上，我們又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墨辯」提出三種知識：一是親知；二是聞知；三是說知。親知是親身得來的，

就是從「行」中得來的。聞知是從旁人那兒得來的，或由師友口傳，或由書本傳達，都可以歸爲這一類。說知是推想出來的知識。現在一般學校裏所注重的知識只是聞知，幾乎以聞知概括一切知識。親知是幾乎完全被揮於門外。說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過是些從聞知裏推想出來的罷了。我們拿「行是知之始」來說明知之來源，並不知道是否認聞知和說知，乃是承認親知爲一切知識之根本。聞知與說知必須安根於親知裏面方能發生效力。

試取演講「三八主義」來做個例子。我們對一羣毫無機器工廠勞動經驗的青年演講八小時工作的道理，無異耳邊風，沒有親知做基礎，聞知實在接不上去。假使內中有一位青年曾在上海紗廠做過幾天工作或一整天工作，他對於這八小時工作的運動的意義，必有親切的瞭解。有人說：「爲了要明白八小時工作就要這樣費力的去求經驗未免小題大做，太不經濟。」我以爲天下最經濟的事無過這種親知之取得。近代的政治經濟問題便是集中在這種生活上。從過這種生活上得來的親知無異於取得近代政治經濟問題的鑰匙。

親知爲瞭解聞知之必要條件已如上述，現再舉一例證明說知也是要安根在親知裏面的。

白鼻福爾摩斯裏面有一個奇怪的案子。一位放高利的被人打死後，他的房裏白牆

上有一個血手印，大得奇怪，從手腕到中指尖有二尺八寸長。白鼻福爾摩斯一看這個奇怪手印便斷定兇手是沒有手掌的，並且與手套鋪是有關係的。他依據這個推想，果然找出住在一個手套鋪樓上的科爾斯人就是這案的兇手，所用的兇器便是掛在門口做招牌的大鐵手。他的推想力不能算小，但是假使他沒有鐵手招牌的親知，又如何推想得出來呢？

這可見聞知說知都是要安根在親知裏面便可見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